

《伦理学体系》第一卷

# 生存与幸福

## ——伦理构造的知识论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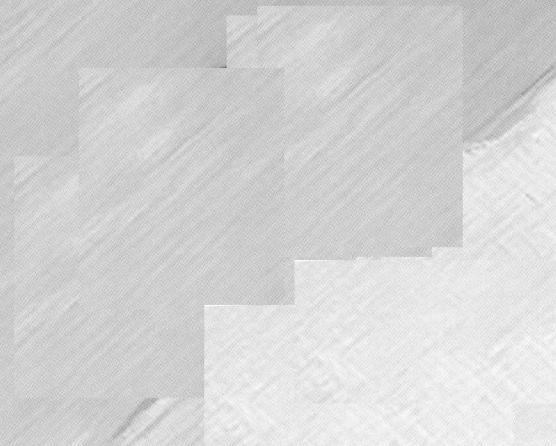
唐代兴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伦理学体系》第一卷

# 生存与幸福 ——伦理构造的知识论原理

唐代兴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存与幸福：伦理构建的知识论原理 / 唐代兴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6

ISBN 978 - 7 - 5004 - 8838 - 5

I . ①生… II . ①唐… III . ①伦理学—研究 IV .  
①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9091 号

责任编辑 关 桐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智 智  
技术编辑 王炳图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插 页 2  
印 张 23.5  
字 数 382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唐凯麟

—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乐天所言甚是：因事而咏才有诗，合时而著方成文。精神探索、理论思考，著书立说，只有立足时代本身，面对时代生存处境、困境、问题，探求根本的解决之道，才有真正的价值，才产生实际的意义。以此而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理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处境、困境、问题，还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视野、方法。

我们生活的时代，所面临的根本处境是全球生态；所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人、社会、自然之间的生态失衡。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既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多元开放的全球视野，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生态整体的审视方法。这一时代性的处境、困境、问题、视野、方法，构成了当代伦理学探索的基本维度，也成为了我们审查伦理学理论构建的基本尺度。以此来看唐代兴教授这本伦理学的形上知识论原理，所展示出来的思维理路与探讨视野，就凸显出了特别的价值。

首先，该著从探讨“伦理与生活”的关系入手，考察伦理生成的存在论框架和伦理生成的价值指向，论证了人的伦理存在的敞开方式，就是“基于实然存在而追求应然生存并努力于必然存在之境的历史进程”，揭示出一切价值之源都是伦理存在本身，是其伦理存在从“人的实然存在通过应然生存而达向必然存在的本来朝向”，伦理存在的价值指向，为“人的世界性存在”提供了原初智慧、存在理想和终极依据、最高律令和神圣原则。由于这

两个方面的内在要求，伦理存在使伦理学本身具有了生态整体的品质，伦理存在更为伦理学的探索确定了目标与方向：“伦理学的生态整体性，源于生活本身，更源于拥有生活和展开生活的人本身，因为人永远是一个世界性存在者。人的世界性存在本身决定了他的三维向度：人既是实然存在者，这是人的自然命运；人也是应然生存者，这是人的存在方向；人更是必然存在者，这是人的存在目的。伦理学就是在这样一种生活框架下展开自己的工作的，所以伦理学是关于人类如何从实然存在出发开辟必然存在道路和如何实现其必然存在之境界的学问，伦理学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实践智慧，它只能是生态整体的。生态整体性，构成了伦理学探索的视野基础和认知前提。正是这一视野基础和认知前提，决定了伦理必须是生态整体的伦理学。而生态整体的伦理学，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全体的伦理学：真正全体的伦理学，不仅是融研究态度和方法、伦理蓝图和实践途径与方式于一体的整体的伦理学，而且还应该是融流动变化、生生不息的世界性生活本身于一体的伦理学，即它是以宗教为信仰之本、以神学为思想之根、以哲学探寻为智慧之源、以美学理想为想象之光的生态整体的伦理学。总之，伦理学是关于人生关系和人生幸福的学问，它不应该老气横秋，更不应该充满匠气和学究的迂腐，伦理学应该充满神性、灵性和诗意，只有这样，它才能引导人为其洋溢神性、灵性、诗意的道德生活和美德人生而努力行动。”（第三章第四节）

生态学的兴起，其观念和方法被迅速引进伦理学，促进了生态伦理学的诞生和发展。生态伦理学为古老的伦理学开阔了新的视野，增添了新的活力。然而，当代兴教授从伦理与生活本身的关系来重新审查伦理学，并重新发现伦理学自身的生态整体品质时，伦理学的学科视野一下被打开了，伦理学的学科地位被提高了，伦理学的学科功能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

该著深入挖掘伦理学自身所蕴涵的生态整体品质，将其释放为一种新的学术研究和学科构建方法，即生态整体方法。然后运用这一方法来重新审查伦理学落后状况，指出伦理学发展落后于时代，其根本原因，在于现代社会人们片面追求唯物质幸福观和唯经济发展观，同时也因为科学主义思潮对伦理学的腐蚀，伦理学的科学主义追求从根本上消解了伦理学的深刻的人性维度和广阔的存在论基础；更在于伦理学与哲学貌合神离，与宗教、神学相敌对，与政治学关系暧昧，以及与美学老死不相往来。该著在第一章中采用对比分析的方式，着重探讨了伦理学的非科学性质，伦理学与哲学、政治学、美学、教育学、语言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关系，指出“伦理学始终既具有宗教

品质，又具有哲学精神，更具有政治激励精神和美学理想。因为从整体上讲，伦理学属于人类精神领域。从人类精神探索学问的领域性划分来看，伦理学应该归属于哲学领域；但从其具体功用而言，伦理学则归属于理性实践的智慧领域。作为理性实践的智慧，伦理学并不仅仅是伦理学，它必须上连宗教神学，下接狭义的哲学，中通美学和政治学，并以人类的全部知识为平台。因为伦理学意在于探索人类生存的现实与远景，为人类和每一个个体人生提供实在的根基、生活的远景和开创生存幸福的方法。”（第一章第三节）

当对伦理学予以如此学科定位和视野定位时，它的功能也就必须重新确立。该著指出，伦理学应该努力解决“人为何想要幸福”、“人何以能得到幸福”和“人怎样才能实现幸福”这三个基本问题，为人类完善生活提供目的，也为人类实现其目的提供手段、途径和方法。伦理学的这“前一个基本职能表现为创建人类幸福论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这是伦理学的理论职能，这一理论职能的实现当然要借助于一切已有的人类科学知识，但人类的科学知识绝不等于伦理学的知识：伦理学的知识体系只能由伦理学自己来创建，因为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并不是关于人类自身幸福的知识，在人类科学体系中，所有的科学知识都不是以构建人类幸福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为目的，能够为人类提供生活幸福之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只有伦理学自身，这是伦理学之所以是理论的科学的根本理由。伦理学的后一个基本职能表现为人类提供实现普遍幸福的手段、途径、方法，因而可以看成是人类幸福手段论、途径论和方法论。人类实现其幸福的手段、途径、方法，同样不是其他所有科学所能提供的，在人类众科学之林中，任何一门科学都不具有担当起为人类提供实现普遍幸福的手段、途径与方法的职责，这同样只靠伦理学本身来承担。”（第一章第四节）伦理学这两个职能的生活落实，就构成了生活中治学、治事、治生的大智慧和大方法。所以，该著认为伦理学就是为个人或社会提供治学、治事、治生的大智慧和大方法的学问。

## 二

詹姆斯在《信仰意志》中谈到伦理学时说：“在伦理学中，有三个问题必须分开，我们分别把它们叫做心理学问题、形而上学问题和决疑论问题（caustic question）。心理学问题激发我们去探求道德观念和道德判断的历史起源；形而上学问题要求我们去探询‘善’、‘恶’和‘义务’这些概念的

意义何在；决疑论问题则激发我们去探询各种善恶的衡量尺度，人们认识这种尺度，以致哲学可以设置真正的人类义务的秩序。”詹姆斯所讲的这三大问题，应该是伦理学的基础问题。但这三大基础问题也不是一尘不变的，因为伦理学就是如何为人（和人类）的生存与幸福提供根本的智慧与方法，而人（和人类）的生存与幸福，总是时代性的，所以伦理学的心理学问题、形而上学问题和决疑论问题，始终是伦理学的时代性问题。正是因为如此，当代伦理学探索，必须重新审查这三大基础问题。客观地看，中国当代伦理学经历 30 年的振兴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对这三大基础问题的时代性探讨却显得相对薄弱。该著则刚好从这个方面作了一次弥补，对伦理学的这三大基础问题作了一次体现时代精神的探讨，这种探讨所体现出来的主要价值和意义，不是观念或结论的正确程度，而是从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打开了伦理学的视野，开阔了伦理学思路，为伦理学的当代建设提供了多元开放的启示。

该著立足于整体，从观念和思想的清基与建基这两个方面来考察伦理学的三大基础问题，其目的是要为伦理学的当代构建作一次伦理知识学的奠基工夫。该著共七章，首先以四章的篇幅，分别从“伦理学：哲学实践世界的普遍方式”、“渗透与融合：伦理重构的宏观思维清理”、“正本清源：伦理重构的基础问题”和“概念重释：伦理重构的认知奠基”四个维度，对伦理学理论传统中的一些基础性问题予以重新思考，对在作者看来是错误的基础性伦理观念、思想、理论予以了理性检讨、辨析、正误，体现出了追求伦理真理的纯粹理性精神和实践理性态度。然后以三章的篇幅，分别从人类伦理的原初观念及生成、人类伦理的普世原理及展开和伦理知识学的蓝图构建等三个维度展开，对当代伦理学作了一次知识学的初步奠基，这种奠基性的工作，从字里行间体现了作者重建当代伦理学基石的雄心。而这种雄心恰恰来源于作者对伦理学的深刻体察与领悟，也来源于作者对伦理学的生活功能的当代发挥：在生态危机重重而人们又日趋急功近利的时代，伦理学将成为引导人类重返正途的重要思想武器和方法指南：“客观地看，人类文明的上升，不仅仅是科学前进、技术进步、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因为这些方面的显著成就，也只能把人培养和塑造成有科学技术能力的文化人、经济人、知识分子，却不一定能够使人成就为文明的、道德的和有灵魂的有德之人。因为，人要成为人的最终含义是人能成为有德之人；人的完整生活应该是伦理地生活。追求科学技术能力、经济能力和文化知识能力，仅仅是使人自己成

就为有德之人的手段，是人使自己能够伦理地生活的途径，而不是目的本身。……所以，文明的上升，当然需要科学的前进、技术的进步、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知识的发展，但却更需要伦理建设和道德引导，更需要人类、国家社会和人人的道德实践作为。在当代生存发展中，人类要做到这三个方面的整体协调，努力于新文明的再造，则需要全新的伦理理想、价值尺度、行动原则和道德规范体系，因而伦理学的重新创构不可回避。”（第一章第一节）

### 三

伦理学的心理学问题，实质上是人类伦理的主观起源和依据问题，它是人类伦理存在和道德、美德生存得以可能的必须前提。然而，伦理学的思想和理论传统，对伦理学的心理学的探讨，却并没有超出理性和善恶人性论的范畴，并最终只能成为科学心理学的注释。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上，该著对伦理学的心理学考察，为伦理学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口。

该著对伦理学的心理学考察，是基于这样一个哲学假设，即“人是世界性存在者”。由此，人的生命诞生及其进化，始终进入了与自然宇宙、生命世界、万物生命共生互生的历史长河。在这个长河中，人首先是动物，是生命，然后才经历漫长的进化而获得人质意识，演变而成为人。在生命进化的历史长河中，人从动物而获得朦胧人质感觉的最初瞬间状态，就是人的原初文化意识、观念发生的瞬间状态，更是人从动物演化为人的最初心理状态：人的最初文化意识，就是最原初的人类心理意识。在该著看来，这种最原初的人质意识、文化意识、心理内容，就是敬畏，就是人类最原初的伦理观念。敬畏这一原初伦理观念，构成了人类伦理（理想、价值、原理、原则、规范）的起源，也构成了人类全部道德观念、道德判断以及美德理念的最终依据。

在第五章中，作者首先从人与自然宇宙在深刻维度上的存在关联入手，解释了敬畏这一原初伦理观念产生何以可能，并分别从科学和宗教这两种解释模式所内蕴的解释理路予以了解释。然后考察敬畏这一原初伦理观念的生成基础和内动力量：人类原初伦理观念生成的基础。是人的天赋潜能，即人对自然、大地、万物生命的本能亲和力；人类原初伦理观念生成的内动力却是人自身，即动物的人的倾向性欲求能力和体认能力：没有这种倾向性欲求能力和体认能力，敬畏这一人原初伦理观念不可能产生。最后进一步考察敬

畏这一原初伦理观念所蕴涵的动态平衡的自然法则和自由原理，这一自然法则表现为宇宙、自然、生命、人共生互生的自协调性和自趋动态平衡性；这一自由原理的具体内容，就是（自然、宇宙、生命、人）自在与互在相对立统一的存在论原理，共生与互生相协调的生存论原理和虔诚与感恩相激励的实践论原理。敬畏这一原初伦理观念所蕴涵的宏观法则和基本原理向生存方向展开，则产生出人的求群、适群、合群观念、利害相生观念和苦乐相生观念。求群、适群、合群观念、利害相生观念和苦乐相生观念的处境性定格，就是人间的道德和美德。

进一步看，该著对伦理学的心理学问题的考察，不仅通过“敬畏”这一原初伦理观念的发现和讨论，为人类的伦理存在提供发生学的解释理由和解释依据，而且从心灵学的角度，为伦理学的当代建设提供了一块信仰的基础。“信仰”概念，历来被理解为是宗教神学概念，但客观地看，信仰概念却是一个深度心理学概念，或者说是心灵学概念。严肃地讲，最深刻的心理学问题应该是心灵学问题。心灵学的核心问题是信仰问题，因为心灵化的信仰才使人的自由意志、灵魂、生命激情获得了内在的联系，才使它们达向伦理、进入道德和美德领域成为可能。

该著考察信仰，首先审查信仰对人的存在功能，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人提供存在的来源；二是为人提供存在选择的主动性；三是为人提供存在的方向。由于第一个方面，信仰构成了人存在于人世的终极依据，这种依据成为伦理学得以建立的形而上学根源，由此，伦理学探讨必须正视人的世界性存在这一实然事实；因为第二个方面，信仰构成了使人获得主体方式而存在于世的前提，由此，伦理学探讨必须以确立人的世界性主体地位为起点，并以实现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为目的，因而，伦理学不得不以关注人世界性存在的应然蓝图描绘为重心。由于第三个方面，信仰为人们打开了如何真正成为人的形上方法论视野，并促使伦理学创建必须为人的世界性存在提供道路和归宿，这样一来，伦理学必须正视人的必然命运。（第一章第三节）

#### 四

严格说来，伦理学的心理学问题，就是伦理学的形而上学问题。但伦理学的形而上学问题，绝不仅是其心理学问题，它同时还包括詹姆斯所说的对

人间“‘善’、‘恶’和‘义务’等概念的意义何在”和“对各种善恶的衡量尺度”的重新检讨，更包括对伦理学原理、伦理学的知识学基础等问题的整体考察。为此，该著分别从清基和奠基两个层面，展开了系统的且独运匠心、独见工夫的形而上学考察。但其考察却并不是以严谨的逻辑结构方式而展开，而是以问题为焦点、以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为线索而展开：该著对伦理学进行形而上学考察，始于伦理学的自身定位，由此展开对伦理学的学科功能、人本目标、人类责任和实践作用进行形上考察，从而确立起伦理学的学科地位（第一章）。以此为平台，采取视域融合与渗透的方式，围绕伦理学的非科学性、伦理学与哲学、宗教神学、自然科学、政治学、教育学、语言学等等学科的关系予以形上审查，完成了对伦理学的宏观思维清理，实现了对伦理学的外延定位（第二章）。然后集中考察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伦理与生活的问题，这一问题被该著表述为“人因生而活，并为活而生生不息。伦理就是人因生而谋求活、并为活而谋求生机、生路的艺术”。伦理学就是探讨这一人生艺术的大智慧学与大方法论。在该著看来，伦理学之所以成为人世生活和个体人生的大智慧学和大方法论，就在于伦理学必须为“因生而活、为活而生”的人探讨其“实然存在”的三维伦理根源，“应然生存”的三维朝向和“必然存在”的唯一目的。唯有如此，伦理存在价值才获得历史性的和时代性的人本方向，人的实际生存过程中的动机与目的、权利与权力，以及权利与责任、权利与义务、功利与道义等基本的伦理问题，才可获得正当的且符合人性的明朗定位（第三章）；也唯有如此，伦理学的诸如“伦理学”与“道德科学”、“伦理”与“道德”、“道德”与“美德”、“善”与“恶”、“善恶”与“人性”、“善”与“好”、“快乐”与“幸福”、“善”与“道德·美德”等观念谬误、思想谬误，才可得到最终的澄清。伦理学的当代构建所需要的伦理知识学基石，才可获得真正的奠定。（第四章）

清基的目的是为了奠基。而清基和奠基，都需要形而上学。前者需要形而上学检讨，后者需要形而上学追问。该著通过第一至四章完成了对伦理学基本问题的形而上学检讨之后，以后三章的笔墨对伦理学的当代构建所需要的伦理知识学基础，予以形而上学追问。这种追问从人类伦理意识、观念的最初起源入手，考察敬畏这一原初伦理观念何以可能，以及敬畏这一原初伦理观念如何从存在达向生存并最终指向人的生活行动，而构成人类伦理观念体系、价值原理及其行动原则、规范体系（第五章）。然后重点考察人类伦

理的基本原理，即自由原理的存在论依据，生存论理由和实践论展开方向。该著对伦理学的自由原理的考察，完全抛弃了传统自由理论的理性主义模式或政治学模式，而是从人的世界性存在角度出发，以宇宙、自然、生命、人的共生互生为平台，以人的实在存在追求应然生存并努力达及必然存在为方向，来探讨自由的被给予性与自我规定性，来重建自由的存在论伦理理想，生存论伦理价值追求和实践论伦理规范原则。（第六章）

对敬畏观念和自由原理进行形而上学追问，其最终目的是为构建当代伦理学提供伦理知识学基石与价值原理。

该著对伦理知识学蓝图的勾勒，仍然是基于生态整体的视野，以伦理信仰为基石，以伦理规范为指向。首先对“心灵”、“灵魂”、“意志”、“心灵镜像”和“伦理意愿”、“伦理信仰”、“伦理信念”、“伦理规范”、“伦理知识”两组概念及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予以形而上学考问，然后在此基础上勾勒出伦理知识学的基本视域和生态化综合特征。最后分别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对伦理学的当代构建所需的伦理知识学蓝图予以宏观考察：在其宏观的纵向层面，该著着手解决了三个基本问题，这就是个人对自我实存的确立问题，个人对自我应存的行动前提问题和个人对自我必存的行动原则问题。由此构建起当代伦理学的伦理实存知识、伦理应存知识和伦理必存知识蓝图。在其宏观的横向层面，该著首先围绕“纵向生成的伦理知识类型的统合构建问题”展开形上考察，勾勒出了人类伦理的原生态知识和理论态知识，“前者是人对人自身的存在渴望、生存需要和行动践行之全部内容的理性直观和心灵反思所形成的生态整体智慧成果，这种智慧成果的形式规定，就是习俗、仪式、图腾、禁忌、庆典以及各种赏罚方式；这种智慧成果的本质规定，就是对神圣的力量的敬畏所形成的秩序感；这种智慧成果的方法规定，即是我们人对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态度、视野和对各种习俗的遵从方式，对图腾、禁忌、庆典、赏罚的展开方式和操作程序。对原生态伦理知识的理性反思和理论总结，就是理论态伦理知识，它的形式规定即它有其自身存在的彰显形态，即人类伦理概念体系或者说理论体系；它的本质规定即是它对人自身的世界性存在所规定的伦理秩序，它具体展示为伦理价值导向系统和道德规范体系；它的方法规定，即是它自身从其价值导向系统和道德规范体系所呈现出来的存在态度、生存视野、生活方式和行动规则”。然后再对“道德知识和美德知识的统合构建问题”予以形上追问，最后得出：人类道德知识的统合构建，是以“我”为逻辑起点，以“自我”为核心，以应然

生存自由为最高原理，以利益为基本原则，以平等、人道、公正为价值导向，以成就自我为目标指向；而人类美德知识统合构建，虽然也以“自我”为逻辑起点，但却必以“自我超越”为核心，以必然自由为最高原理，以舍利执爱为基本原则，以广阔的慈善和全面的博爱为价值导向，以成就“大我”为目标指向。（第七章）

## 五

我之所以不避啰唆之嫌，较为详细地叙介了唐代兴教授的《生存与幸福：伦理构建的知识论原理》一书的立论、方法、结构和基本内容，意在表达这样一个想法：科学研究的价值更在于探索过程的本身。应该肯定，中国伦理学经过改革开放 30 年的历程，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同时应该承认这一进步与时代的发展、国家的繁荣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缩小这种差距，赶上时代与国家前进的步伐，这是每一个伦理学工作者的共同愿望。这就需要我们加强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积极深入到火热的社会大变革的实践中，努力探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从自己学科的特有视角，使之上升到理论，从而真正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价值导向；二是深入学科本身，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探索，完善伦理学的学科体系和知识内容。很显然，要完成这两个方面的使命，都离不开理论创新。我之所以不揣冒昧为代兴教授的著作写了这点粗浅的读后感，是因为我感到代兴教授的著作充满了一种理论创新的精神。他的创新性的探索，尽管有的地方有待完善，我以为是很富启发，值得称道的：它有利于我们扩大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视野，丰富其知识体系的内容，增强其理论的穿透力和自身的完善的活力。我以为，作为一家之言，代兴教授的著作，立论新颖、论证深入、逻辑严谨，集学术性、探索性和开拓性于一身，是一部学术品味较高的好书。

是为序。

2010 年 1 月  
于岳麓山下

# 当代境遇与伦理之路

## ——《伦理学体系》自序

哲学体系不是人们可以随意放下或拿起的一种死板的工具，而是由掌握这种体系的人的灵魂赋予生命的。

——费希特

### 一 状况：伦理学的空寂殿堂

在伦理学中，有三个问题必须分开，我们分别把它们叫做心理学问题、形而上学问题和决疑论问题（caustic question）。心理学问题激发我们去探求道德观念和道德判断的历史起源；形而上学问题要求我们去探询“善”、“恶”和“义务”这些概念的意义何在；决疑论问题则激发我们去探询各种善恶的衡量尺度，人们认识这种尺度，以致哲学家可以设置真正的人类义务的秩序。

——詹姆斯《信仰意志》

学术的最高价值，在于成体系的思想和方法的原发创造生境，而不是对已有成果的诠释与炒作。我之以其不量之力尝试构建八卷本当代伦理学体系，有两个目的：一是努力求解詹姆斯所提出的这三个根本的伦理问题，为重构当代精神新秩序提供目标系统和价值导向；二是重新审思“应该如何生活才使人成为人”之基本问题，为行进于全球生态化进程中的人类开辟理性生存的当代道路。

詹姆斯早已离开人世，但詹姆斯所提出的这三个伦理学问题，却仍然

高悬于伦理上空，没有得到认真的正视。20世纪是一个创造空前的时代，学术思想也没有寂寞，不仅一批又一批思想家创造了杰出而伟大的思想，而且还创造出了层出不穷的“转向”。但我觉得，这些所有的“转向”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平面空间化（抑或实利性）。仅伦理学领域言，詹姆斯之后，出了罗尔斯。他的正义理论风靡于世，但毕竟不过是对亚里士多德的两个伦理（实践）原则的现代证明而已，对詹姆斯所讲的三个根本的伦理学问题，却几乎没有涉及。罗尔斯如此，其他伦理学家亦如此。伦理学的心理学问题、形而上学问题、决疑论问题，我觉得还应该加上一个人性论问题，当被排除在伦理学视域之外，精神的存在也就没有了依据，道德生活由此而丧失了底蕴。

伦理学的这四大根本问题得不到真切的关注，和认知上的实质性解决，人的生活根本问题只能被迫成为漂流之物而得不到正视。“人不成为人”——则可能伴随着这四个根本问题的悬置而变成现实。

人的生活根本问题是利益、权利、幸福等。人是天生渴望生活幸福的。按照人的常情常道，幸福的生活应该是善的，至少应该是向善的。然而，以善为价值表征的幸福，却需要什么样的作为呢？人必须作为自己，才能作为他人。人只有既作为自己也作为他人时，才可称得上是善的。然而，人的一切能够达向善的作为，必须是主动的，自欲自求的。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促使自己自欲自求善的作为呢？

回答这个问题是容易的：那就是权利。然而，在人世间或者说在人的存在中，能有比权利更重要更根本的东西吗？

当然有，这就是自由。

别尔嘉耶夫说：“道德生活完全不是自然界的现像，把它当做自然界的现像，它就是不可捉摸的。道德生活总是要求自由，道德评价问题面对自由。自由则永远不能在被认识者里，自由应该在认识者里，作为存在的基础。”<sup>①</sup>

别尔嘉耶夫此说无疑深刻，但也有偏颇。首先是自然界的现像，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中吟咏“万类霜天竞自由”，绝不是抒发一时豪情所需，而是天赋其领悟到了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真谛：自由，是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根本法则，亦是人间伦理学原理。因为，人被天赋以内在自由，人只有当意识到自己内在地是自由的，然后才外在地为自由而斗争；人应该意识到自己先

<sup>①</sup> 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张百春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天地是自由的，然后才后天地为自由而斗争。由此，内在地战胜自己的奴性，构成道德生活的基本任务。因为对任何人言，只有对奴性的胜利，才可真正地意识到内在的自由和天赋的自由；只有对奴性的真正胜利，才可通过创造行动本身而获得真正的外在生活的自由。而这，恰恰是伦理学所缺乏的。正是这种缺乏，使伦理学成为空寂的殿堂。

## 二 背景：伦理学与人类的命运

美国科学哲学史家爱德文·阿瑟·伯特在其《近代物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中指出：“近代哲学的真正有建设性的思想根本不是宇宙论思想，而是诸如‘进步’、‘支配’之类的社会一伦理概念，这些概念乃是解释近代思想的关键所在。而且，当我们对它的形而上学概念穷追不舍时，这些概念也就赋予它一个相当不同的轮廓。但是，在目前的处理中，我们并不关心近代思想的那一方面。在最终的分析中，一个时代所形成的对于其世界的本质的基本图景才是最根本的财富。这个基本图景是支配一切思维的最终因素。”<sup>①</sup> 对于任何一个时代来讲，最富有创见性的思想，是体现其人性再造的社会伦理思想，自然科学的开创、自然图式的创建，不过是为其社会伦理思想奠定自然基础；而其时代哲学道路的开辟，也不过是对社会伦理思想的创构清扫心灵的障碍和开辟精神新生的通道。虽然如此，这个时代的科学是重要的，这个时代的哲学却是根本的。因为科学不仅通过对自然世界的重新设计方案而为这个时代提供新的自然图景，而且还因此而为这个时代新哲学的诞生开辟出新的视野、提供新的方法；哲学之所以是根本的，就在于哲学从时代科学的至高处起步，为求解存在的困境与追问而构建世界的本体图景。概括地说，哲学是科学的形而上学方式，伦理学是哲学的普遍实践方式。

当代是在现代舞台上展开的，它不是对现代的延展，而是对现代的开新：从生产领域看，现代社会那以地球物理资源为绝对支撑的大机器工业范式已经完全不适合当代，当代社会正在寻求一种以太空资源和大脑资源为支撑的信息工业范式；从政治领域讲，现代社会那种绝对地缘化的政治一经济格局，正在为全球生态化的政治一经济格局所取代，现代社会那种等级主义的和唯人本主义的平等理想，将逐渐让位于普遍的和生命一人本化的平等政治追求；从价值

<sup>①</sup> 爱德文·阿瑟·伯特：《近代物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方向看，现代社会那种单纯的物质幸福论追求开始让位于物质—精神协调幸福论追求，人间主义的博爱开始转向视域更加广阔的生命—人本相共生与互生的广阔博爱和全面慈善；从行动方式看，现代社会那傲慢物质霸权主义行动纲领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行动原则，将被普遍平等的生态主义行动方式和整体主义行动原则所代替。

在这样一个处于全面转型的特殊时代，却需要创造思想。客观地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存在境遇、生存困境，因而，一个时代有求解此一时代困境的哲学思想和智慧。当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在此之前所积累起来的所有智慧和方法，都不能完全满足当代社会存在发展之需要，这在于当代人类面临谋求存在发展的特殊境遇，是任何已有的时代所没有的，人类已有的全部经验，都无法应付今天的人类存在在各个领域所不断展示出来的根本性危机。因而，只有创造新的思想、新的智慧、新的方法，才可能给予这个时代以全新启蒙的真正精神资源。

客观地看，当代世界，应该是一个新的有待启蒙的世界。应该说，18世纪的欧洲启蒙，源于对确定性、稳定性、社会秩序的一种激情，然而，却以丧失多样性、差异性为代价。更重要的是，18世纪的启蒙实际上是对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放逐。康德曾经在面对“什么是启蒙”的问题时回答说：“启蒙是对于人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性的放逐。”康德的这一回答，表明了启蒙始终是人类自我反省的未竟历程。而当代启蒙需要唤醒的，是一种普遍的同情，一种对生命自身的敬畏与关怀。

所以，当代启蒙首先意味着对伦理学本身的启蒙认知。别尔嘉耶夫在谈到什么是伦理学时说：“伦理学是关于区分、评价和意义的学说，也就是说，实际上在其中发生着区分、进行着评价和寻找着意义的整个世界都属于伦理学。”<sup>①</sup> 别尔嘉耶夫的伦理学观念和视野，正是今天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对伦理学本身的认知，决定了当代人类精神探索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当代哲学的可能性前景和现实性道路，更决定着当代人类存在发展的道路与最终能够达及的境界。

当代启蒙需要启迪的是认识本身，是通过认识而获得存在、生存和生活的思想本身，用思想指导人生，用思想指导生活，使自己成为精神的生活者和创造者，这应该成为当代人的基本方式，而这，却需要通过认识的启蒙而形成和

<sup>①</sup> 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张百春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提高。伦理学却可以给予人们这样一种认识上的帮助和引导；不仅如此，伦理学还通过这种认识上的帮助与引导而促进人们正确地行动。因为从根本上讲，伦理学永远是一种追寻生命本原、回归生命自身的认识方式。

在伦理认识中我们不仅让伦理学真理进入我们之中，而且还反映它，我们必然地创造伦理真理，创造价值世界。我们是不能创造上帝的，我们只能参与它，用自己的创造事业服务于它，回应它的召唤。认识是一种伟大的勇敢行为。认识永远是对古老的、原始的恐惧和恐怖的胜利。恐惧使得寻求真理和认识真理成为不可能。认识是勇敢无畏的行为。谁在传统的、永远拥有社会根源的道德概念和评价面前感到恐惧，他就不能进行伦理认识，因为伦理认识是道德创造。对恐惧的胜利是精神认识行为。当然这不意味着恐惧之感不能在心理上被体验。对恐惧感的经历可能是很深刻的，比如克尔凯戈尔就是这样。认识的创造成果就是对恐惧的胜利。伦理学不是对传统的道德规范和评价的编纂。伦理学是创造评价里的勇敢行为。<sup>①</sup>

两千多年前，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伟大的命题，但是，这一命题的底蕴却是感觉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人并没有在普罗泰戈拉及其后继者那里真正站立起来而成为自然世界的尺度。只有到了康德那里时，人才真正获得了主宰万物和世界的资格：人为自然立法，人是自然的立法者。康德把人本中心论的认识提高到了极境，由此，人类开始了全面的立法自然之旅，现代社会就是这样一个践行康德命题的社会，每个角落里都充满了人对自然立法的战火。然而，这种人为自然立法的战火，却很快使人类意识到了存在的根本危机，而本能地渴求一种新的法则、新的尺度来引导人类的行动。这就是“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sup>②</sup>

“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这不仅是一个哲学命题，它首先是一个伦理命题。正是这个伦理命题，将扭转人类的认知，将改变人类的存在方向，将重建人类的命运，因为“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事实上为当代人类摆脱存在危机和生存困境而开辟出新生的道路，提供能够新生的广

<sup>①</sup> 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张百春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sup>②</sup> 有关“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之哲学思考，参见唐代兴《优良道德体系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版）和《生态理性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